

今天我被迫和亲了吗？

不过硬要说，整个皇室，还是有一个人符合条件的。

她叫盛虞澜，是现任太后盛兰的女儿，自小和堂哥一起在宫里长大，但是没有任何封号，因为她不是先皇的血脉。

但是这就够了，毕竟这些皇室秘闻，疆夷没人知道，想要把她当成正经公主去和亲，不容易，但也没那么难。

这件事儿，它容易就容易在，只要我那皇上堂哥下道圣旨，盛虞澜就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公主，难就难在，皇上堂哥不肯下这道旨。

他继位之后，封赏了很多，但却一直都没有给盛虞澜一个名分，因为她是他心尖尖上的人，他要给她最尊贵的身份。

然而这个身份并没有那么好给，因为他像我爹一样，爱上了自己的姐姐。

不过我爹爱上的是自己的亲姐，而皇上堂哥，爱上的是他的假姐，至少没有血缘关系，还没那么令人作呕。

忘了说了，我爹强行迎娶亲姐这件事情，把我娘恶心死了，而我娘就是他那倒霉的亲姐，她被一个变态爱上，还被消去了真实身份，以别人的名义嫁给了我爹。

她是怕我爹的，怕到了骨子里，为了保命，只好假意承欢，压抑隐忍多年，最终在生我的时候，所有的心魔全部爆发，死在了产房里。

我爹因此杀了很多，他甚至想当场杀了我，但被气若游丝的我娘亲拦下，她泪眼婆娑地哀求他，求他在她死后，对儿女好一点。

我爹这一生，对谁都是狼戾无情，唯独对我娘，用尽这辈子所有的情深义重，难得禽兽也有软肋。

嬷嬷说我娘最舍不得我，却也不得不舍得。

嬷嬷说我娘一直掉眼泪，一直一直说对不起。

嬷嬷说我娘是真的坚持不下去，让我别怪她。

我当然不怪她，我只恨我爹，恨他因为一己私欲，毁了我娘的一生。

他们说这就是爱，可我看到的只有伤害。

而这世上唯一爱我的人，却死在我出生那天。

所以我一心想当掌权太后，有了权势，才可以保护自己在意的人。

不过我没有在意的人，我想保护我自己，不被忽视，不被践踏，不必任人宰割。

我猜，皇上堂哥心里也有这种渴望，他真正想给盛虞澜的身份，不是皇家后嗣，不是内宫后妃，而是中宫后位。

但他现在，却被我爹逼着写和亲诏书。

他虽然是少年君主，日常被我爹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但是让他把心肝肉送去和亲，他也是不肯的。

也算是有些少年血性，这点我很欣赏他，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。

僵持了好些天，僵到我爹都有了废帝新立的念头，盛虞澜竟去了崇政殿，自请和亲。

我不知道她和皇上堂哥说了什么，但她在崇政殿待了很久，出来之后，手里拿着和亲诏书。

皇上堂哥将她封为了元殊公主。

完整的封号是：元殊敏慧端荣勇安净平公主。

我数了好几遍，整整十个字，公主封号规定最多八字，皇后才是十字，其中一个「殊」字再加一个中宫才能用的「元」字，足以见得，她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他将最美好的词汇与祝愿，都融在了她的封号里。

可惜自古深情最无用，不止无用，还害人，如果她不爱他，就不会自请入狼窝和亲，如果他不爱她，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。

我觉得很是唏嘘，即便是皇帝，也有许多的无可奈何。

还好我的目标是太后，我更觉得自己明智了。

盛虞澜远嫁这事儿，我承认确实有我一分功劳，本来我爹压根想不起她来，全靠我提醒。

因为我知道，有她在，皇帝堂哥就只想废除后宫，而我永远都入不了宫。

但我没想到，和亲三年之后，她都已经在疆夷二嫁了，我.....我连宫门口都没进去。

也没啥别的秘诀，主要靠纯倒霉。

这让我很是挫败，于是我想了个昏招，我给皇上堂哥下了药，春药。

我就想着，先坐成夫妻之实，他就不得不娶我了。

可惜十五岁的我还是太年轻，动作不够熟练，让他给跑了！

但是跑得过我，他跑不过春药。

所以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宠幸了一个洒扫宫女。

她叫春花，是浣衣局最低阶的宫女，以前是个乡下放牛娃，操着口音，很是淳朴，就是长得不大好看。

我不讨厌她，但也留不得她，因为她怀孕了。

我听到消息时，离当场去世就差那么一点儿。

但往好处想，我那药还是挺管用的，一次中的，于是我立马又囤了几十包。

可是用什么方法结果春花，我倒真的有点小发愁。

因为现在朝局上总共分了四个党派。

著名的有三党。

我爹一党，掌握政权兵权。

太前一党，掌握国库财权。

皇上一党，掌握龙椅无权。

至于不著名的，自然就是我那党，掌握.....掌握不了啥。

我这一党统共有俩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傅丞相，但是这老小子还有一脚踏在了我爹的船上，劈腿劈的很谨慎。

这就意味着，我没有能帮我做事的心腹，只能自己亲自动手，同时还得当心我小白莲的马甲别掉。

这真的很难。

它难就难在，我在暗杀春花的过程中，深刻的明白了，她之所以能被皇上宠幸，靠的并不是运气，而是实力。

因为走一次狗屎运，那是运气，连续走一百次狗屎运，那就是实力。

春花不仅有这种实力，她还是狗屎运本狗。

皇上知道春花怀孕之后，就给她封了品阶，还划了个小院给她。

春花把院儿里的花草都拔了，翻了地，种上了小麦和蔬菜，天天捉虫施肥的很勤奋快。

而我想搞她的念头也冒的很勤快。

她刚怀孕的某天一早，我终于找到机会进宫，悄咪咪地摸到她那里，悄咪咪打开堕胎的药粉包，却才洒进她桌上的茶壶，就突然被她塞进嘴里一根小辣椒，我还下意识地嚼了两口。

爆辣！

我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爆红。

来不及思考，就把壶里的水咕咚咕咚灌进了嘴里，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喝了什么。

然而罪魁祸首又叼了几根辣椒，毫无形象地咔吡咔吡嚼着，纳闷道：「哪点辣，压根莫得味道。」

我没空跟她计较，因为我的肚子不允许，它已经翻搅着咕咕叫了起来。

这次腹泻，我整整歇了三天才缓过劲儿来，简直闭上眼就能看见天堂。

春花怀孕三个月的某天中午，我又暗戳戳地入了宫。

这次我打算直接点儿，给她物理堕胎。

但是当我站在她身后，趁她不备拿起旁边的木棍，想直接照她的肚子下手的时候，我的手粘在了木棍上，怎么都掰扯不下来。

春花说她才把胶水抹到椅子腿上，打算晾一会儿再粘回去，我就握上去了。

她还说这是她老家秘方熬制的胶水，没个三五天弄不下来。

于是我手里攥着个手臂粗的棍子，到处晃悠了好几天，走在街上所有人都给我让路，倒也是省去了不少麻烦。

就是睡觉的时候不大方便，老是半夜被硌醒，有时还会捶到自己，如此折腾了五天，我的起床气都被治好了。

怀孕到第六个月的时候，春花的肚子已经隆起的很明显。

我特意挑了个晚上，顶了一片翠绿翠绿的芭蕉叶，鬼鬼祟祟的跟在她的后面，在台阶上，瞅准机会推了一把。

她立刻滚了下去。

连带着我。

咕咚咕咚滚了好些圈，我吃了满嘴的草，她的肚子却安然无恙，。

我在愤愤不平中，也不得不竖了大拇指，这都不流产，实在是太坚强了。

我被打击的不行，很久都没有再作妖。

直到春花肚子里的孩子将近足月，胁迫感让我又燃起了斗志。

这次我变聪明了，收买了宫里的一个老太监。

老太监对我的慷慨很是满意，连声保证绝对完成任务。

但是过了没两天，我听说他死了，被雷劈死在春花的宫门口。

宫人都说是他平日太缺德，那个雷才会在空中拐了个弯，追着劈他。

对此我还是有点震惊的，但幸好，我一直都缺德缺的很节制，报应也会有，但总不至于被雷劈。

可当天晚上，一道惊雷照影来，火花带电地落在我的床头时，我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并且哭的好大声。

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再动过手脚。

倒不是我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收买宫人太贵了，我没钱。

但显然，除了我，还有人不想让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他们不止比我有钱，还比我狠心。

我只是想要那孩子的命，他们却想一尸两命。

因此我常常觉得因为不够禽兽，而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

春花临盆那天，一早便刮了很大的风，撞得门窗砰砰作响。

她肚子疼了很久，也叫喊了很久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到了晚上，她实在忍不了了，托着肚子往外挪。

没走两步，走水了。

于是她在漫天火光中，在电闪雷鸣中，生下了本朝第一个皇子。

随着空中掠过一条小金龙，大皇子的啼哭响彻四周，瞬间天降暴雨灭了火，使得母子俩死里逃生。

听到丫鬟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十分喧嚣，深深地觉得，当初劈在我床头那道雷它实在太美太温柔。

大皇子磕磕绊绊地长大，一直到他五岁，都是皇上唯一的孩子。

因为他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盛虞澜回来了，皇上以最隆重的上礼，亲自去城外迎接她。

客观地说，她也确实配的上。

往上数，盛家三代皆为忠臣名将，盛虞澜外祖父是威震四方的镇国大将军，外祖母是护国将军，大舅舅镇平侯，小舅舅镇宁侯，四人皆战死沙场、为国捐躯。

盛虞澜的母亲，当今的太后娘娘，自小失去父母兄弟，六岁就被太皇太后养在深宫之中，却在敌军兵临城下时不肯出逃，誓死守卫皇城。

到了盛虞澜，她不仅主动请求和亲，还在和亲的五年之间，嫁了三次，搞死了历任丈夫，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培养精锐部队，之后用这支军队，把疆夷四部给灭了，将其收编成了我朝领土。

这是什么神仙本领，我相当的自叹不如。

我觉得我跟她差就差在了基因上，人家是根正苗红，我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
所以她一回来，我就老实了好一阵儿，我怕她戳破我的白莲壳。

但她这一回来，我入宫的希望就更渺茫了

不过我决定向她学习，培养势力，静待时机。

这一静，就静出了皇上的二、三、四皇子。

对这事儿，我真的是恨在心头口难开，我那可怜的娃儿还没影呢，就先量产了四个竞争对手，可愁死我了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